

# 论语新注

臧力农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jppnet.cn>



# 论语新注

戴力农一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http://www.cjppnet.cn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论语新注 / 臧力农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 
2016.9  
ISBN 978-7-5190-2012-5

I. ①论… II. ①臧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注释  
IV. ①B22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25137号

## 论语新注

---

作 者: 臧力农

---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朱彦珍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邢海燕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4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liux@clapnet.cn](mailto:liux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10 × 1000

1/16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张: 11.5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012-5

定 价: 32.00元

---

## 自序

后汉赵岐有言曰：“《论语》者，五经之鎔鑄，六艺之喉衿。”是诚至论也。盖圣人之学，尽括于六经；六经之道，具见乎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者，圣贤之遗言也。以六经之晦涩古奥而学者难通，今人欲闻圣人之教，舍《论语》而其谁耶？然余观前人之所作，未尝不叹息也。自嬴秦燔书，篇章斯乱；汉初三家并行，至元成间，张禹卒定其体例。后汉经师所注，今几亡佚不存，魏何平叔作《论语集解》，杂引汉儒孔、郑诸家之说，实集其大成也。然何书甚约略，故萧梁皇侃作疏以详之，隋唐五百年间，皆以为是。至宋咸平间，学者以皇疏之杂佛老，恶之，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邢昺更作，遂为正统。后洛川二程摒异端、正儒宗，四传而至朱元晦，儒道大明。朱子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融通百家之注，兼取汉唐之说，遂为后世学者之法式矣！明清以夷人主中夏，人心不平，尤惧东林之党议，乃目宋学为邪说，禁士人之言论，朴学乃兴。是故刘宝楠作《论语正义》，详于名器，寻章摘句，固汉人训诂之余续，实不足称道也。近人如钱宾四、杨伯峻辈，其注不可谓不详，然语意浅薄，学者因之登堂则可，欲以为入室之由，实不能堪矣。虽然，世人犹以《论语》之言甚简，秦汉以来注解《论语》之士亦蕃，古则何朱，今则钱杨，咸为大宗，虽瑕瑜互见，若汇通其书，择其精者而取之，则名器义理俱尽，虽更作无以益也。是诚鄙俗之见。何也？盖欲名器之详，则必思知识闻见之博，学者竭其力于搜求中，不免骛外之病。外逐则内虚，内虚则私欲邪意顿萌，詎得其心思之纯粹？不得其心思之纯粹，则注之愈详，失义反多。至于彰发义理，则鲜有不逞其小慧而妄作者。呜呼，孔子之学无以明矣！朱注固精，然执见甚深，孔子殆将神而非人；杨注虽平白，然荼毒圣学之罪不可掩。余虽鄙陋之资，常患学之不明，道之不彰，乃作《论语新注》，欲以孔圣之微言，发王道之真旨，藉以正俗风，化民德，开太平之基也。

孔楼遗老

丙申五月廿三

## 目 录

- 第一篇 学而 | 001
- 第二篇 为政 | 008
- 第三篇 八佾 | 015
- 第四篇 里仁 | 024
- 第五篇 公冶长 | 032
- 第六篇 雍也 | 043
- 第七篇 述而 | 053
- 第八篇 泰伯 | 065
- 第九篇 子罕 | 074
- 第十篇 乡党 | 085
- 第十一篇 先进 | 092
- 第十二篇 颜渊 | 102
- 第十三篇 子路 | 113
- 第十四篇 宪问 | 123
- 第十五篇 卫灵公 | 137
- 第十六篇 季氏 | 148
- 第十七篇 阳货 | 154
- 第十八篇 微子 | 164
- 第十九篇 子张 | 169
- 第二十篇 尧问 | 176

## 第一篇 学而

一、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注：本章开篇，系一切机杼之所在，“学”字切不可轻轻看过。学，立其人也。何以立人？修身进德也。时，一刻不离也。德不可一日亟成，学者必时刻磨砺，存其善而去其不善，即格物之工夫，故曰学而时习。说，悦也，学而时习，以立其人生之根本，则成就其心身之自由，完备其圣人之本德，人生之乐莫过于此。斯即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。朋，同志于王道者也。若天下有道，则必有远来问道于贤圣君子者，而授道讲学，教化天下之学者，安平天下之庶众，确乎圣人一生之所愿，何乐而不为？愠，因之而愤懑也。若天下无道，有德君子固有不为人所知者，然而其自足于己德，虽世人之不我知，实无损于吾德，故何必愠？愚按：贤圣所以为贤圣者，一生行道不辍。立德，行道也；为民谋事，亦行道也。天下有道，贤圣在位，则为民谋事；天下无道，贤圣不得其位，则修德而已。德不立而为民谋事，吾实未之闻也。是故夫子一生之旨，不过欲人先定其本，本立，得其位则尽心尽力，不得其位则自足自安，无时不乐也！

二、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孝弟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？”

注：有子，有若也，孔子弟子，门人敬之，称有子。孝，敬父母也；弟，即悌，敬兄长也；犯上，以小欺大，以卑辱尊也；鲜，极少也。能敬其父母兄长者，则其德必美，其心必善，美德心善而欺大辱尊，其心必不能安，其德必不能容，故为之者极少。或有为之者，盖以一时之血气上涌，不能制止，然事后必有悔意。作乱，弑父弑君之类，犯上之极恶者也。不犯上，可知其敬上之心，虽血气犹未能变之，至于作乱，其人愈不为矣。务，工夫之所在也。君子以德为本，以立德为要务，德立则知人之所以为人，行为合于道义而不

敢悖，如此无作乱犯上之恶事，故曰本立而道生。仁，德之总名，心之本体。孝悌之德，仁德之最易见者，最不可去者。仁即本也，然以孝悌之德最重，世人因孝悌之心，广大其德，完备其仁，最是便宜，故曰孝悌为仁之本。愚按：孝悌即是仁，然以二德之不易去，故私欲不易渐染。于父母兄弟，世人之心，无一丝遮蔽，乃得一完全之仁；此外则不能如是。有子孝悌为仁本之言，欲人克其私也。于父母兄弟不能敬而敬人，不能孝悌而能忠信，天下必无此等人。

### 三、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注：巧言，谀言逢迎之；令色，媚色取悦之。心德之至，在于不能自欺。人善而誉之，是其固善也，非刻意以好言取悦其人也。心悦而有好色，是固乐也，非刻意以好色谄媚于人。世之小人，无非二类，或心知善恶而不能为善去恶，谓之欺心；积弊甚重而不知善恶，谓之丧心。巧言令色者，或欺心，或丧心，无出二者，皆非心之本德，其仁德之微亦可知也。愚按：人之为非，存之于内而见之于外，故以言行而知其为人，虽不得中，亦不远也。乡人俚语有“好心为恶事”者，乃其以才能之不足而不能成事而已，非心之不欲为善也。巧言令色者，庶几天壤之别！

四、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注：曾子，曾参也，孔子弟子，门人敬之，称曾子。省，反躬自问以求得失也。谋，谋事也；忠，尽心也；信，诚而不欺也；传，老师之传授者也。食人之禄而谋事，则当尽其心；与朋友相交当致其诚；老师叮咛嘱咐之语，当日日琢磨以悟之。三者皆吾人之当为。为其所当为，则不暇于为恶；反省其所为，则去其恶而进不足。日省躬问，磨砺其德，工夫至则为贤为圣。君子无事不省，无时不省，非唯以上三事，不过曾子就一时之弊，举其重者言之也。

五、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
注：道，在上者立则以行在下者也；乘，车也，八百家出一乘；敬，重而不忽也；信，立信而信民也；节用，去其奢靡之费也；爱人，恤民之劳；时，适时也。在上者敬重国事而勤劳于中，无贪逸享乐之国，则民必以善其

君上，心服焉而甘为之役。在上者之用度，皆在下者之所税也，上好俭去奢，则税薄而民生利，是君上爱民而恤其劳也。春耕秋收，农业之常也，民耕收不失其时，则国用足而无衣食之虞。此或系孔子因千乘之国而对之，敬事以下五事，实一事而已，孔子恐其不明，故具体而微。愚按：此为政之常道也，万乘之国亦如此行之，百乘之国亦当如此行之，尧舜之治天下，亦不过如是。后世之为政者当法之，理一也。

六、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注：弟子，孔子之称门人也，实为天下人立论，非唯弟子而已。入，在家以事父母也；出，在外以事朋友也。入孝出弟，盖无时无刻不显发其仁义之本心也。谨，敬也，能敬于人事则必谨慎其心，不敢稍有放失；信，与人交而不食其言，立于诚而不欺也。泛爱众，推其仁义之心于天下，不敢私之，即穷其孝悌也；亲仁，亲近于仁者君子，见善思从，见恶思迁。文，六艺之类。德既立，身既修，然若不小心在意，恐邪恶复来。君子常于事上进步修身，至于无事之时，即所谓有余力，则恐心体不用，想入非非，故习六艺以寄情寓性，使心不以无事而生废弛之弊。以上所言七事，皆学者修德立身穷心去恶，一而已也。前六者于政事上磨砺，末则于自磨使不懈，圣人之学，无一时不克己收心。

七、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。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注：贤贤，见贤者而从之也；色，男女之事也，人皆好之若不能止。能以贤贤之心易其好色之心，则见其好德从善之亟也。致，极也。事父母事君而竭力致身，见其敬事而不敢苟且也。言而有信，不食其言也，见其诚而不欺。未学，未至贤圣之门以求为人之道也。好德不已，谋事不懈，立诚不欺，非有德君子不能为也。求学于圣人之门，不过为此，既能为之，未学而实学矣。愚按：吾心固善，不待外求，以既失之故，须待学而复其本性。三代之时，民风淳朴，其民虽欲为恶作奸，父母师长皆止之，故心德不失，待其长成而自明，唯养其本心可也。所以学于圣人之门，或既失其性，不能自复，或本心虽存，不能自明以守德，须同志切磋。圣人唯能复人之天性，不可益人之



天性。今其人也，立德行义，未失其德而能自明，圣人无以益之，故不必往学矣！

八、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。过，则勿惮改。”

注：不重，不庄也。君子放失其心，则必不庄，失其凛然正气，故无威仪，如此群小得以褻玩。固，固陋偏执也。人之所以固陋偏执者，因私而执着于利欲之上，自其是非，淆乱视听。学者修身立德，大其孝悌而复其本心，脱开物欲之束缚，求诸公义而证焉，则是非皆归其正。主，主脑也，谓人之所立，行之所出；忠信，心之德也，事君则尽忠，交友则尽信。孝悌忠信四者皆仁之德，然能孝悌者易，能忠信者难，能立忠信者，其心必大，庶几得仁德之完全，无时不显其仁矣。无友不如己者，谓其人唯能助人为恶，不能资人以善，与之相交，是自趋于恶也。惮，惧也。人孰无过？不知而过，改之则迁于善，知其过而不改，是自甘于过而放任之也。知过不改，是谓欺心；欺心日久，则不知其恶，是谓丧心。君子无日不谨慎其心，闻过辄改。修德复性之道，自在其中矣。

九、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！”

注：终，人之亡谓之终；远，先生也。人之孝其父母，不敢以父母之既亡而违之，盖余情不绝，事死如事生。先生虽远，其德犹存，人敬之而不敢忘，故追其德以继其业。慎终则心不懈，追远则好德不已。君上之祭天地宗庙，非惧其降灾于人，乃以警心慎行而已。在上者警心慎行，必兴教化，下民服君上而从焉，故民德归之于醇厚。上为下之首脑，下为上之手足，首脑道之，手足行之，理之常也。

一〇、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。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”

注：子禽，陈亢也；子贡，端木赐也，孔子弟子。子禽或入孔子之门甚晚，未久而孔子亡，后以子贡为师。闻其政，闻其为政行令，因以辨其是非善恶也。求之，夫子问政于人，人因其问而答之；与之，夫子未问而人自告之。

子禽或以与之为荣，求之为耻，故有此问。盖世人之问政，欲求禄也，亟求其国君朝臣之好恶，曲身以事之，是失节丧己也，故君子不耻。孔子则不然！温，和顺也；良，正直也；恭，敬重也；俭，不苛也；让，谦卑也，是为五德。孔子以德为本，不汲汲于仕宦富贵之中，其入邦闻政，所以正道而已，无利禄之私，故曰夫子异乎人。

一一、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

注：父，尊者也；子，卑者也，以卑事尊，天理之常也。若其父尚在，则事决于父。人子虽有才能，不可不尊其父而专行，有事，先请之于父而后行。是敬父也。父之事决于父，子之事请于父，故曰观其志。没，亡也。其父亡，则事决于子，故曰观其行。或曰：父之为恶，人子亦从之乎？故孔子之言，不可不明。观其志，观其心之合乎道否，父为善则从之，父有不善，则人子微言以谏，不可因从父命而违乎道义。三年，虚词而已；父之道，父所为之善者也。父善则终身从焉，父有不善则人子即刻改之。所谓无改，事父母而敬之，事死犹事生。

一二、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
注：礼，正人情、规人行者也；贵，至极也。所以用礼者，以其化不和而归于和，故以和为用礼之极。先王，尧舜也；小，庶民之交际也；大，宗庙社稷也。尧舜之治世而不以礼，不能成其太平也，故谓之美。有所不行，谓衰世人心废弛、道德沦丧，以狎昵为然，君子以礼，非时人之所好。圣人之所以制礼，以其天理之常，人情之正，教化万民，万民化而自得其和。求和而不以其道，不遵其礼，是为苟合，终不得其恒久，故曰不可行也。愚按：和为礼之至极，和之成，必由礼。和不由礼，不得其实，唯苟安于一时也。若圣人之治国，必以其德，人心服则无叛乱之心，自得其太平。后世以力，虽缚其手足而不得服其心，久必乱。分合之势，盖从此出，为政者敢不慎乎？

一三、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

注：近于，合乎也；信，诚而不食其言也；恭，谦而敬人也。君子之信，非苟信，见事之不义，必违之，不以虚信伤实义。若不辨是非而信，则无耻苟合之人，久必见轻。信乎义，信也；违不义，亦信也。信者必君子，人敬其为人而贤之，其言人亦不见疑，故曰可复。媚人谀上者亦恭，然不以礼行之，是为丧己无羞之徒，人必恶其轻薄而不生敬，久必见辱。君子虽恭而庄，无舐痛吮痔之色，人敬之而不敢辱，故曰远耻辱。因，依也；亲，相亲爱者也；宗，主也。信虽近于义，恭虽近于礼，必中其度而不得罪于其所亲，能如此，差可以为主脑而行之终身。愚按：君子信义恭礼，所亲者不明，虽行之适宜，亦不免得罪。所谓不得罪者，盖制其血气之涌，免其将来之悔。

一四、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注：求，必也；就，近也，往也。人之生也，食以养其身，居以憩其体，盖不得不然。君子固不废其食居，然则不嗜。食必饱，居必安者，是不能超脱于物欲之外，虽以欲伤道，亦不之羞，是世人以为常而君子所不齿者也。不能超脱物欲之外，则立德修身之心不笃，明矣。敏于事，则尽心而不敢废，慎于言，则心有所主而不敢肆。人有失而不能察，则近有道君子以正之，盖以君子为鉴也。立德之心笃诚，克己工夫不懈，不惮改过，不耻下人，确乎有为贤为圣之志，故曰好学。

一五、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注：贫者献媚于人，以求其利，富者仗其富贵而骄人，二者皆世之常也。世人不知立己，故有谄媚；不知好德，故有骄矜。立己好德所以立人也，世人不暇于此，子贡恶之，故问焉。未若，不及也。贫而无谄，自尊者能之，然未必能贫而犹乐；富而无骄，自卑者能之，然未必能好礼以行之。乐、好礼，皆行于道也，贫者不易乐，富者不易好礼，孔子举其重而言之，非谓贫可无礼而富可不乐。切磋，制骨角器之法；琢磨，制玉石器之法。切磋琢磨，则自粗进于精，愈善矣。子贡问贫而无谄、富而无骄，孔子曰未若贫而乐、富而好礼，以后者之进于前者也。盖修身立德之道，不可自足，行之终生而不

敢稍懈。告诸往而知来者，举一反三也。子贡因孔子之言，揭切磋琢磨之大义，明求道之不可止。孔子恐学者拘泥于《诗》文辞之美而不能通晓其大义，故不轻易言《诗》。今子贡因言悟理，故可与言《诗》。孔子教人，自浅入深，以期立其人。是所以异于世之庸师者也。

#### 一六、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

注：患，忧虑也。贤圣君子，民之所仰，人之所敬，必有其位，必为世人所称。然或有隐而不名者，不得其位，不著其名，何也？时势之使然。天下有道，则贤圣必名；天下无道，贤圣君子之有德，适时民之所轻、奸佞之所惧，故隐遁而不能显达。时势非一人所能变，吾人之所能，唯行乎道义而不懈。道义不行，则不辨善恶是非，不知人之贤愚，故可患。愚按：贤圣君子，虽贫犹乐，有道则显，无道则隐，不以富贵仕禄滞其去留。泯其天良，不辨善恶，与时逢迎者，不知其可也。

## 第二篇 为政

一、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。”

注：北辰，北极星也，古人以此星不易其位，群星绕之；共，拱也。在上者为政，不违其德，则下民感君上之仁，乐而从之，虽劳而无怨，如北辰之在其位而众星围绕。君上，民之则也，君上不以德而欲民有德，必不能也。此章明德政之大义，实王道之要旨，为政者不可不细心体会。

二、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

注：蔽，总其义也。《诗》凡三百零五篇，孔子举其整而言之；思，意也；无邪，无偏失也。诗以言情，情以事生。《诗》文辞虽各异，然其理一也，皆立人之德、正人之情以明大道而已，故可一言总之。愚按：人孰无情？寄之于言谓之诗，然未必得其正。孔子删诗，去其邪昵轻浮之作，以《诗》教人，使各知人情之中和也。

三、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注：政，政令条文也；刑，刑律也。在上者以政令刑律制民，民慑于惩罚而畏惧之，不敢有所为。然无羞耻之心，泥于私欲而逞于血气。以政令刑律之严而不敢发，是忍也；至于不能忍，必为乱，是政令刑律所不能止者。格，正也。在上者以德为政，以礼节民，大行教化，复其天然之本性，明孝悌仁义之道，则有是非羞恶之心，见不义而不为，有过则自正其失也。愚按：圣人在位，必以德为政，然德政者不以德礼而废刑律。盖亿兆群民，自有不可教化者，亦有无意而为恶者，无法则不得惩之，是为造乱。因德废法，圣人不为也。虽然，圣人必以教化为先，教而化之，则法虽在而无用，二者并行不悖。何也？圣人之立法，必体察天道人心，不以私意为之，法之所在，合乎天理人情而人悦之。残暴者不然。其法多出私意，固惧人民之明，必不

教，唯愚其民而肆其虐，至有不能忍之者，必有革命。民欲不忍则刑法愈酷，残暴者终不得死其然也。

四、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所欲，不逾矩。”

注：此夫子晚年之语。志，心之所向、行之所主也；立，立于上而不移也；惑，有所不能明也；天命，天道之常也；耳顺，不忿于言，不忿于事，盖能制其血气而使不涌动也；矩，道也。自十五至于七十，见孔子修道进德之不懈，有切磋琢磨之深义，学者不必拘泥于年岁。十五而志于学，则有求道之心矣，是吾人良知之自明，尽其格物工夫。三十而立，有所立也，修道进德之心不可动摇。四十而不惑，明察于事而切之于理，不为私欲所蔽，用而不失其正。五十而知天命，心德完备而能知天地之常道。然心德固完备矣，血气犹不能自制，时有涌动，故修行不已，六十而耳顺。德既备而气既制，恐尚有疏忽，故不敢懈怠，至七十而从所欲，无事不当，无往不顺，极矣。虽然，孔子不敢懈也，圣人之守道敬慎如是。

五、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。”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无违。”樊迟问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

注：孟懿子，鲁大夫仲孙氏，谥懿。无违，不违背于理也。樊迟，名须，孔子弟子；御，驾车也；孟孙，即仲孙。孔子恐孟懿子不明“无违”之义，故告诸樊迟，使明之于孟懿子也。礼，理之所存也，情之所在也，内不知情理而礼之，虚礼而已，不足道也。是故孔子所谓礼，必尽情尽理者。父母在，事之以礼，是敬也；父母虽亡，事死如事生，不敢不敬，故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

六、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

注：孟武伯，孟懿子之子，谥武。疾，病也。父母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非唯疾病。然父母忧子之病，见其爱护之心，推而可知其他矣。是故人子当体父母爱己之心，不可不谨慎于言行，以免招致祸患而重父母之忧。愚按：能悦父母之心固孝也，然则行不义而悦之，是负父母以不义之名，父母安可久悦于斯？孔子之所言，乃欲世人时时顾念父母，不可逞一时之血气而肆行

无节，以伤父母爱子之心。能久悦父母之心者，其唯行道乎？

七、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有所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

注：子游，言偃也，孔子弟子。能养，供衣食以养其体也。犬马亦待人供之饮食乃可得生，若不能敬其父母，唯供衣食以为孝，则与饲养犬马无异。是故孝之义，在敬。能敬父母者，必能养之，能养者未必能敬。愚按：近世以来，养孝之风甚，实民德颓败之征也。不能敬其父母，是心胸间不能存其父母也，心胸不能存父母，则父子之情日希，供养日薄，宜其然也。

八、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”

注：子夏，卜商也，孔子弟子。色，恭己敬人之色也；服，任也；劳，役事也；馔，饮用也。能父母有事而代为之，有酒食而父母先用之，是皆人子之能敬其父母也。然则虽敬父母，若血气上涌，未免有不快之色，故曰色难。敬父母之至，其色必悦，所以不悦者，敬而未极也。敬而不至其极，未可以为孝。子游唯能养，孔子言以敬；子夏能敬而不能极，孔子言以色难，皆因人而补其不足也。

九、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

注：回，颜渊也，孔子弟子。不违，默闻而不言也。颜渊闻孔子讲学，默而不语，似不能明其中大义，如愚陋而不可教诲者。退，归家自居也；省，伺察也；私，饮食起居之事也；发，启发以明道也。颜渊独居私处之所作所为，皆能恪守师教而不失其旨，故曰足以发。闻教而不以知之为骄，默识于心，行道而不欺于心，故曰不愚。此或颜渊初入师门之时。

一〇、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

注：故，既言者也；新，未言者也。师长有言，必悟之于心而后可得其理，循其理而至乎其极，则必有新得。理，学之本也；言，学之末也。学者知本，则融会贯通，无所不能达，是故可为人师。

## 一一、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

注：器，一技一艺也。人莫不有其智，才高者多能，才薄者寡能，相助以成事也。然用其智而不能立于德，恐以智造乱，是故君子立德为务，不执一技一艺，是谓不器。愚按：人而不立乎德，则必有其失。世人以才能相高下，薄才者妒，高才者矜，皆失德执私之过。君子不妒不矜，立本而用之。

## 一二、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

注：先行，先行其事而后言之也。言行实无先后之分别，所以先行者，言唯虚名而行有实功，言之易而行之难，故世人常有言而不行者。子贡天资甚高，未免有好高之病，故夫子以此诫之。愚按：君子之道，知行合一而已，以其自诚不欺也。知而不能行，是所知未铭于心，未诚于内，不可谓真知之。世人急功而好利，自欺其心而以言惑人，故有内外相左之弊。君子敢不慎其言耶？

## 一三、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
注：周，全也；比，勾结也。君子小人之别，在公私义利之间。君子行乎道而不敢违，天下能尽道者，君子必以为友。小人则不然。小人昵其私而执其利，朋比其奸。

## 一四、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

注：学，立德修身也；思，强智谋事也；罔，迷惑也；殆，危险也。立德修身，吾人之本，然道外无身，身外无道，唯立德而无谋于事，则不能存其身而养其生，大有生死之虞，身灭则德无从立矣，故曰罔。然则唯强其智以谋其事，不能以立德为务，则其人之用智也，恐有偏失，生乱焉，故曰殆。愚按：学、思实一事而不能强分，孔子分之以立论。吾心曰仁，其性本善，智自在其中，君子修德，非空空想去，乃磨砺于事上。修德谋事，一而已，故孔子总名之曰学。后世腐儒，困守书斋而钻研笔砚，烂熟经章而胸无一策，即是学而不思者。孔子剖一为二以论之，穷体用不二之义，不可谓不明也。

## 一五、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

注：攻，治学也；异端，偏邪也。偏邪之学，必有所弊而悖于道者，不



合天理人性之常，攻之愈久，则其本愈失，其德愈丧，故谓之害。是故君子必择其所从而慎其所习，恐学之不正，益其私而变其性。

一六、子曰：“由，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注：由，季路也，孔子弟子。诲，教也；女，汝也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即孔子之教子路者也。是知也，知，即智，明也。子路好勇，故有强其不知以为知者。不知而以为知，是自欺于内而外惑于人，不诚也，无益于其德之立，故孔子深诫之。愚按：以不知为知，世人之通病也。其为人也，逐于外物而不能主其德，故有卑愚矜智之弊。孔子讲学，未尝废智，所以鲜言者，重于立德也。是可谓正本清源之法。

一七、子张学干禄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

注：子张，颛孙师也，孔子弟子；干禄，仕所得谓禄，干禄即为政之道也。阙，舍也；尤，怨也；殆，危也。虽多闻多见于事，然存其疑者，舍其危者，闻见者亦不敢有所不慎，则既无人民之怨，亦无自生之悔。言行而无怨无悔，是为政之至道，盖能敬事慎心也。愚按：为政之道，为人之道，其理一也。吾未见不能为人而能行善政者，盖不能尽其心也。

一八、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

注：哀公，鲁君，定公子，在位二十七年，定公十三年孔子即周游，此语恐在孔子归鲁之后。举，任也；直，贤者也；错，废弃也；枉，细小奸佞者也。任贤者而去奸佞，则行令布政皆能恤民之劳而爱之，民感上之仁德，故服；任奸佞而退贤者，则政令多暴虐而民苦之，故不能服。君上执一国之权柄，取事非其所长，必分而委之于臣。君，任人者也；臣，任事者也；民，行事者也。君不得其人而任之，则民不得其长而事之，安服？是故君之欲服其民，必慎于择臣。

一九、季康子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